

态浓意远淑且真——《诗经》英译本中女子形象的研究

陈凌玲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无锡 214028)

【摘要】《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宝库,也是学习者和研究者探索中华文化无穷魅力的重要资源。在形象学框架的指导下,文章将从女子形态、性格以及女子意境角度探究《诗经》英译本中的女子形象,运用描述和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理雅各英译本中的具体实例,从文本外部和文本内部分析《诗经》英译本中的女子形象的重塑。

【关键词】形象学;诗经;女子形象;理雅各英译本

【doi:10.3969/j.issn.2095-7661.2020.01.034】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61(2020)01-0115-04

Each of the Lady Has a Fascinating Face—A Study on Female Image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CHEN Ling-ling

(Wuxi Machinery and Electron Highe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Wuxi, Jiangsu, China 214028)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not only a treas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a way for learners and researchers to explore the infinit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imagology, employing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as research method,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female images in its English ver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appearance, character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analyze the reproduc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Legge's English version from external and internal text analytical method.

Keywords: imagology; *The Book of Songs*; female images; Legge's English version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描绘的女子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要研究英译本中的女子形象,就要考察译者与原作的关系、译者的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以及译者自身的因素。形象学理论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实用的框架。因此,本文尝试运用形象学框架,探究理雅各韵体《诗经》译本中女子形象,并从文本外部和内部分析英译本中的女子形象的重塑。

1 理论基础

形象学是从比较文学中产生的,侧重于对外国形象或文学作品中“他者”形象的塑造和描述。20世纪80年代,形象学到达鼎盛时期。巴柔明确提出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在于对“他者”形象的界

定。^[1]“他者”是异域文化或民族知识的总和,是异域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景观等与形象创造者的主观情感、思想和知识结构的混合体。在个人、集体和半集体层面上,“他者”的形象必然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和对“自我”的补充和延伸。^[2]社会集体形象物是建构“他者”形象的主体,以社会文化语境为基础,是指整个社会对异族国家和异族人民的普遍认知和印象。

形象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翻译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的传递,更是形象的恢复和重建的过程,是通过理解“他者”来确保“自我”的活动。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同的。翻译过程中,所有的改写都可能对“他者”形象与原文本“自我”

【收稿日期】2019-12-30

【作者简介】陈凌玲(1983-),女,江苏无锡人,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学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2019年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信息化背景下五年制高职英语 ESP 教学模式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19-R-70523)。

形象不同。这也是翻译研究中引入形象学“他者”形象的意义。

2 形象学视角分析《诗经》英译本中女子形象

形象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体,具有“自我”和“他者”的双重呈现功能。形象来源于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或者本土与外来之间关系的自我意识。^[1]《诗经》中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女子形象的诗篇较多,这些女子形象不仅可以作为女性的代表,而且可以反映既定的文化背景。这些诗歌从形态、情感和意境角度展示女子形象之美,具有较强的审美和研究的价值。

2.1 女子形态之美

2.1.1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容貌之美

谈到女子形象,首先想到的是容貌特征。在当时,女子以头发稠密且绢长为美。《诗经》对头发的描述,不仅感叹秀发之美,也惟妙惟肖地传递出女子的情感和性格特征。

表 1 秀发美示例

原始形象	译文
彼君子, 卷发如蜃。 (《小雅·都人士》) ^[2]	The ladies' side-hair, with a swell, Like scorpion's tail, rose bold. ^[3]
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 (《卫风·伯兮》) ^[2]	Since eastward on his course he sped, my hair neglected flies. ^[3]

如表 1 所示, 诗句描写了女子头发乌黑绢长, 体现了女子的健康唯美。译者对“卷发如蜃”的翻译, 既描绘了女子发式之美, 也展现她活泼的性格。“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是指女子因思念丈夫而无心打理头发, 将头发的凌乱比作飞蓬。译者翻译时, 运用了夸张手法, 将女为悦己者容的观点呈现无疑。“飞蓬”“蜃”等描写词汇具有异国情调, 是“他者”形象, 译文将“他者”形象准确地传递给读者。除了关注头发, 对肌肤之美的描写也不在少数, 女子以肌肤白皙透亮滑嫩为美, 展现其青春洋溢和健康向上。

表 2 肌肤美示例

原始形象	译文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卫风·硕人》) ^[2]	Like blades of white grass were her fingers fine; her skin like purest ointment hard congealed. ^[3]

如表 2 所示, 诗句描述的女子形象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在中国, 主流审美下肤白娇嫩的女子才是美丽的。“柔荑”指嫩芽, “凝脂”指凝固的猪油, 两

者皆白而滑嫩。对于译者而言, 这都是“他者”形象, 并不能在本国文化中找到对应词语。因此译者将它译成符合本国现实的事物“white grass”(白草)和“congealed ointment”(凝固的药膏), 更符合读者的社会认知和文化背景。

诗句中体现的美丽, 不再是某个女子, 而是一个国家的美丽化身, 是社会集体的想象物。诗人运用头发和肌肤来表现美, 感叹女子“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也”。

2.1.2 “硕人其硕, 硕人敖敖”——体态之美

由于古代生产力不足, 女子体型丰满为体力充沛、身体康健的表现。因此, 体态修长健硕是符合当时的审美观。

表 3 体态美示例

原始形象	译文
硕人其硕。 硕人敖敖。 (《卫风·硕人》) ^[2]	The lady was of figure <u>large and tall</u> . With delight her figure <u>large and tall</u> . ^[3]
辰彼硕女, 令德来教。 《小雅·车鞳》 ^[2]	Here from my virtuous bride, of noble mind, and person <u>tall</u> , I wisdom gain. ^[3]

如表 3 所示, 诗句中在描写女子体态都用到了“硕”字, 是本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对应译文中“large and tall”, 表现出了健硕修长的体态; “辰彼硕女, 令德来教”中的“硕”考虑到韵律和工整度, 被译成了“tall”。这些词并无引申含义并且形象已被译者本国文化所接受, 理雅各采用直译的方法, 保持它们原来的含义和风格。《诗经》中女人的体态被纳入了诗人的审美视域, 印证了“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2.2 女子性格之美

2.2.1 “挑兮达兮, 在城阙兮”——率直天真

女子的性格魅力不亚于容颜魅惑。《诗经》的背景社会处于父权制下, 女子的地位比较低, 但却挡不住率直天真的少女去追求爱情。

表 4 女子的率直天真示例

原始形象	译文
標有梅, 其实七兮。 標有梅, 其实三分。 標有梅, 顷筐墜之。 《召南·標有梅》 ^[2]	Ripe, the plums fall from the bough; <u>only seven tenths left</u> there now! Ripe, the plums fall from the bough; <u>only three tenths left</u> there now! No more plums upon the bough! All are in my basket now! ^[3]

如表 4 所示, 原诗用梅子的掉落来表达少女迫切嫁人的心情, 委婉含蓄地展现了少女的焦虑内心, 展现出少女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基于诗的话

境,理解其象征意义并不困难。梅子对于译者而言,并不陌生,但其用于表达情感的方式,是社会集体想象,为“他者”形象。理雅各采用忠实翻译的方式,揭示了梅子的变化,但对于少女盼嫁之心的情感表达欠缺。诗句中丝毫不见女性的扭捏,可谓“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2.2.2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温婉贤淑

道德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主题,《诗经》中女性形象所表现出的贤良淑德、温婉贤淑、勤劳善良,反映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美德^[4]。

表5 女子的温婉贤淑示例

原始形象	译文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邶风·燕燕》 ^[2]	<u>Docile</u> and <u>good</u> was she, nor failed the right to keep. ^[3]
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邶风·凯风》 ^[2]	Till each twig, in inmost place, swells with life, and shines with grace O how great the <u>toil and care</u> Twas our mother's lot to bear! ^[3]

如表5所示,诗句阐释了女子的内在美德,包含“温、惠、劬”等美德。理雅各将以上美德,分别译为了“good, docile, toil and care”。理雅各的译文是将品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这尤其突出女子的道德品质。译者在保留异域社会集体形象物的同时,又忠于原文,表现出封建伦理思想。特别是对“惠”的翻译“docile”,反映了封建思想中妇女应该顺从和温良。实乃“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2.3 女子意境之美

在季节和空间的更替中,植物与人非常地相似,发芽、开花、落叶、抽枝仿佛是人类生命的四个阶段,它们承载着人们赋予的丰富情感,其姿态通常代表一个人的外貌特征及情绪情感。

表6 意境美示例

原始形象	译文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周南·桃夭》 ^[2]	<u>Graceful and young</u> the peach tree stands; how rich its flowers, <u>all gleaming bright!</u> ^[3]
颜如舜华。 颜如舜英。 《郑风·有女同车》 ^[2]	As lovely flower of the <u>hibiscus tree</u> : Bright as the blossom of <u>hibiscus tree</u> . ^[3]

如表6所示,诗句借用“夭夭”和“灼灼”来描述漂亮的女人,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理雅各使用拟人化的形容词“young”和“graceful”对其进行翻译,虽然没有将这一转喻恢复,但也在花朵和女子的美丽形象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舜华”“舜英”都指植

物,形容女子如木槿花般美丽,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理雅各将其译成本国文化中更为熟悉的事物“hibiscus tree”。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译者对异域社会及本土社会想象物理解不同,但又想将两者建立起彼此关系,从而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道尽“一花一叶一菩提,一草一木皆是情”。

3 形象学视角解读《诗经》英译本中女子形象的重塑

巴柔教授将形象学的分析方法分为文本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文本外部分析包含本国史实研究、异国史实研究和作者研究,文本内部分析包含等级关系和故事情节^[1]。

3.1 文本外部研究

3.1.1 社会文化研究

一个特定的社会,即译者所说的“本土”民族,可能对外来民族的形象即“他者”有着共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深深植根于本土民族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译者是在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本民族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

女子在古代中国是弱势群体,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即使在诗歌中,道德教化和约束的痕迹也无法抹去,女性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婚姻,只能委婉含蓄且模糊地将思念或悲痛写出来。这与近现代西方社会风气正好相反,西方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体现在理雅各的翻译之中,例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被译成了 What dimples, as she artfully smiled! How lovely her eyes, with the black and white so well defined!^[3]他用直白的语言和强烈的情感来描述女子形象,他译文中的女子形象更加具体生动。西方对于美的意象表达更具体和开放,运用“To...”作为标题,诗词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向爱人表达爱意。与此相反,中国倾向于委婉含蓄,如:《摽有梅》和《蒹葭》表达的需要被人追求和追求之人都是模糊意象,并未标明具体人物是谁。中国古典诗歌就像水墨画一样,把含蓄作为最终的美,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品味和想象的空间^[5]。

3.1.2 译者背景研究

译者作为“他者”形象的观察者和“自我”形象的创造者,在文本外部分析中占据核心地位。理雅各为了在东方传播基督教,曾在汉学家的帮助下学习汉语,并且对《诗经》进行了深入研究。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对异国文化的态度,自身的情感以及想象力都会对“他者”形象产生影响。理雅各对《诗经》前后进行过三次翻译,对待孔子和儒学由最初的排斥转变为相对友好,研究更加深入。因此,他对《诗经》的翻译态度具有准确性,渗透性和忠诚度。^[6]例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理

雅各将其翻译成“Her neck like larvae on the tree which shine so long and white. Her opening lips revealed her even teeth, behind their screen concealed, like melon seeds.^[3]”针对社会集体想象物蝥蛴、瓠犀,选取直译的方式翻译,意图使用异域社会想象的词汇来表达异域社会集体想象物。但由于其宗教性的影响,理雅各对《诗经》的翻译,虽然增加了诗歌的艺术性,但更注重强调伦理道德品质,在描述女子的品质时,用“docile, virtuous, modest”等词,这些词无不体现出对女子温顺、贤惠、谦虚等道德品质的要求。

3.2 文本内部研究

3.2.1 等级关系分析

等级关系分析是内部文本分析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解析作者、观察者和叙述者与正在被创造的异国形象之间的关系。在原文语境中,作者担任叙述者并且“自我”代表本土现实。但在译文中,翻译者变成了叙述者并“自我”代表翻译者的本土现实。由于写作者和译者的身份不同,可能会在等级关系方面发生变化。

《诗经》中描述女子的诗歌,多数是男性创作的,女性自己写作诗歌多为思妇或者弃妇诗。这些诗反映了当时父权或夫权制社会下,男女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特别是弃妇形象是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的显著表现。《邶风·谷风》这首弃妇诗,是由被丈夫抛弃的女子所写,诗词传递出女子对负心汉的控诉和怨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是丈夫对妻子的誓言,理雅各将其译为“Twixt man and wife should ne'er be strife, but harmony obtain. While my good name is free from blame, don't thrust me from your door.”“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迓,薄送我畿。”表现出妻子对丈夫仍抱有幻想,幻想他会来送行,但一切都是妄想,理雅各将丈夫的薄情寡义译为“I go along the road, slow, with reluctant heart. Your escort lame to door but came, there glad from me to part.^[3]”理雅各作为译文“他者”形象的叙述者,注意到了原文的等级关系,译文言简意赅并准确地翻译异国文化和表达所要传达的形象。

3.2.2 故事情节分析

故事情节是影响异域形象传输的另一个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观察者,要从其本国文化

的角度审视该情节所创造的形象。谈到“他者”形象,译者可能不会绝对地遵循原始的情节,会通过应用翻译策略对情节进行调整,如:增加法,删除法或变异法。换句话说,作者在原始文本中所构筑的形象可能会通过翻译人员对情节的重组而发生变化。但翻译是植根于原作,所以只能在相对范围内完成对情节的调整。《诗经》中关于女子形象的描写会涉及到故事情节,如:《周南·关雎》描述了一位绅士追求淑女的故事,而理雅各对它的翻译却是描写妾德。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译为“From them our thoughts to that young lady go, modest and virtuous, loth herself to show. Where could be found, to share our prince's state, so fair, so virtuous, and so fit a mate.^[3]”与原文相比,译文进行了增译,由两句变四句。译文并无外表描写,而是两次用到“virtuous”来描写女子的品质,更多地强调女子的内在美,强调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标准和道德规范有关的特征。

4 结语

《诗经》中的女子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女子形象的代表。在形象学框架的指导下,本文从女子形态、性格以及女子意境角度探究《诗经》英译本中的女子形象的重塑。从形象学的角度看,由于作者是形象的生产者,译者是形象在目的语和文化中的再生生产者。^[7]对《诗经》英译本中女子形象的重塑,从文本外部和内部分析。文本外部分分析发现译文中形象的形成受到社会文化和译者自身两者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他者”形象在等级关系和故事情节上发生了变异,导致原文和译文对同一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差异。

【参考文献】

- [1]孟华(译).形象[A].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3-184.
- [2]孔子.诗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 [3]Legge, James. 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 [M]. London: Trubner & Co., 57 & 59, Ludgate Hill, 1876.
- [4]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5]严羽.《沧浪诗话——中华经典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6]王运鸿.形象学与翻译研究[J].外国语,2018(4):86-93.
- [7]张映.《诗经》中女性美学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1):100-102.